

论成长主题在《菊次郎的夏天》中的呈现

李欣泽

(长春光华学院 130000)

摘要:从1989年《凶暴的男人》开始,北野武的电影就彰显出了鲜明独特的个人风格,他的人生观、美学观、个人艺术观以及创作个性皆有着如日本清酒一般浓郁的色彩。“暴力美学”是个广义的、泛审美的概念,并非严格的美学概念。在他的影片中,暴力往往突如其来,伴随着情节、色彩上的强烈差异,并被赋予了深刻含义。

电影《菊次郎的夏天》以儿童视角作为寻母的主线,以孩子的寻母反衬成人世界的故事,反映了童年时期母爱缺失的影响,突出成长主题的根基。电影中细腻的心理表现,对于恢复童年心灵创伤为主题升华,从而唤醒菊次郎的童年回忆,无不体现出导演的精湛技艺。寻母的过程伴随着困难,主人公菊次郎带领正男逢凶化吉,在小男孩的身上看到儿时的自己,以此摘下刁蛮凶狠的面具,与小男孩搭建亦友亦父的情感,令主题充满了温情。

关键词:转变;《菊次郎的夏天》;温情;

一、对成年世界的拒绝

(一)母亲的缺席

《菊次郎的夏天》以小男孩正男的故事为开端,正男的朋友们在暑假都有父母的陪伴去度假,而正南从小和外婆生活在一起,年迈的外婆忙于生意没空照看他,正男向外婆问起妈妈,外婆转移话题只要他努力好好学习就能见到妈妈,餐桌上正男一个人吃饭,一个人呆在屋子里,一个人去踢足球。侧面反映出他的孤独和无助,正男总是低着头不说话,在无意之中翻到了母亲的照片,萌动去找母亲的想法,他从存钱罐里拿出自己所有的零花钱,背着外婆偷偷去找母亲。在路上遇到了好邻居——菊次郎的老婆,他命令菊次郎带正南去寻找妈妈。

寻母作为一个文学母题常常出现在神话、艺术、文学作品中,如希腊神话中的伊翁寻母,中国的沉香寻母、救母等。这些故事中的主人公在出发寻母之前往往都是单纯而无助的,经过寻母之行的一路艰难跋涉,斩妖除魔,主人公最终坚强、成熟起来。众所周知,家庭是对一个孩子进行情感教育的最佳场所,母亲作为儿童来到世上所接触的第一人,是最先引起他兴趣的人,也是今后通往社会生活的桥梁。影片中当邮递员让正男寻找圆珠笔时,正男无意中在打翻的小盒子里看到母亲年轻时候的照片,正男痴痴的看着照片中的母亲抱住自己,依偎在母亲旁边的正是外婆。由此,正男坚定了寻母的信心,从他的内心上,他是渴望有母亲的陪伴和疼爱,被母亲保护。而母亲对待孩子和教育孩子的方式,与将来孩子看待世界的方式有着极大的关联。在这一点上,影片对于缺失母爱的孩子的生活历程给予了详尽描述,并通过寻母过程中一系列不安全感的故事,充分展现出缺乏母亲关爱的孩子的精神世界。

首先,缺乏母爱的孩子容易变得自卑、沉默、悲观、孤僻。试想一下,由于此时孩子正处于少年情感性格的塑成期和变化期,如果缺乏母亲的关爱就难以对今后生活产生足够的自信和乐观精神。正男的童年缩影正是菊次郎的童年,当菊次郎的老婆第一次看到正男迎面走来时,亲切的向正男询问,菊次郎看到正男时说这个孩子阴森可怕,询问老婆得知正男的父亲车祸去世,母亲去了外地,凶狠的骂道正男的母亲肯定是和外面的男人跑了,从菊次郎的强硬的话语中,充满对母亲的怨恨,自大的态度中实际中暗含着自卑,相似的境遇中,菊次郎体会到正男的心理。影片中的正男由始至终沉默寡言,除了和上学的伙伴在一起时略有言辞,在其他情况下都是只回答别人所问的问题,充分表现出寻母的重要性。

其次,在各个民族的早期文学中,寻母是一个与成长联系在一起文学母题,母亲的形象在人类的意识中是不可或缺的,

母亲代表一切的包容、美好、善良、正义的化身,人的个性成熟标志,根源在于母爱意识的表达。菊次郎和正男一样,渴望母爱,渴望改变自己的不足,在陪伴正男寻找母亲的归途中,他从肥仔的摩托车上偷来“天使之铃”,给予正男安慰,告诉他天使之铃可以为他带来好运,菊次郎看到母亲后,看到她年老眼神呆滞的看着窗外,菊次郎并没有和母亲相认,从门外出来后坐在一张凳子上,抽了一根烟眼神放空一动不动,最后他的根本意识里已经原谅了母亲的背叛。

(二)妻子的管制和约束

电影叙事中,青春成长是反映时代和社会真实的主题之一,历来受人们的关注和重视成长叙事是现代性的产物,起源于启蒙运动时期,一般以年轻的人为主人公,以展现人物的成长经历和主体意识的生成。苏珊娜·霍伊将成长叙事定义为主人公在人生旅途中历经磨难和不幸,但“往往会认识不同种类的引领人和建议者,最后经过对自己多方面的调解和完善,终于适应了特定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的要求,找到了自己的定位。”

电影《菊次郎的夏天》以小男孩的视角展现菊次郎被约束被控制的境遇。菊次郎在几个青年混混面前表现的傲慢无礼,菊次郎的老婆发现正男被几个小混混围住索取零钱,菊次郎对几个青年混混大吼大叫,让他们把正男的钱交出,不料菊次郎将钱攥在手中,妻子一个严厉的眼神交流,菊次郎乖乖的将钱交到正男的手中里。在被妻子的言行制服后,他像个孩子一样躲在妻子的背后。菊次郎不仅爱戴妻子,他更多的畏惧妻子的一言一行,这种被管制的行为,主角菊次郎是依赖的,造就了他无所事事,无所作为。

(三)无所事事的失败者形象

在整部影片中,菊次郎通常都是面无表情、眼睛空洞无神、孤单而木然地傻站着,给人一种死气沉沉的冷漠感。在寻母的旅途中,菊次郎也常常想一出是一出,做事情从不经过大脑思考。影片中并没有为菊次郎设定职业,前端每当有菊次郎出场必须有妻子的陪伴,无业游民般依附于妻子。菊次郎带正男寻母的第一件事,就是把妻子给的钱全部输光买了彩票,之后索取正男的零用钱。做为一个中年男子的荒唐而幼稚的行为,在烤肉店因为烤肉不新鲜对老板大喊大叫,导致正男跑出去路上偶遇变态,菊次郎一无所知,住酒店交不起费用对老板争吵起来,争强好胜死要面子,不会游泳执意下水呛到被抢救,在违禁区坐船和钓鱼,胡搅蛮缠强迫酒店经理开车把自己送走。这些行为是滑稽可笑的,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上看待,菊次郎不光彩自私,并且无能。

菊次郎第一次出镜被很多观众忽略了,其实那是故事的开

始,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。菊次郎的妻子摆出职业母亲的面孔,把三个吸烟男生训得茫然无措。身边的菊次郎则勾着头,一副白痴模样。当妻子扯了扯他的衣袖,他突然抬头,笑着伸出两根手指,吊儿当地晃了晃,天真的笑容和滑稽的举动,跟他的年纪一点都不相符,二愣子的形象,一下便跃然屏上。让我想起了《阿甘正传》中的阿甘。与菊次郎智力相当的阿甘却表现得那么善良、真诚、友爱、仁义,而菊次郎却被观众误认为是老流氓、老恶棍、小市侩、混世魔王,这是为什么?导演设置的人物形象与成长主题密切相关,对于后面菊次郎的行为转变做对比,更能彰显主题人物的魅力。

回归到影片的主题表达,导演正是通过这种无力的情感寄托在一个孩子身上,有人说“正男”正是“菊次郎”,他的孤独、迷惘、无助。菊次郎在别人眼里一事无成,离开了妻子的庇护他什么都不会做好,如果可以永远是个孩子,谁愿意长大?归根结底延伸至今所要反映的问题,在冷暴力、阴暗、不为人知不可控制的生存状态下,孩子的内心是温暖的,也是最需要关注的,这也是北野武导演作品里暴力下的一抹暖阳。

二、青春欲望的释放与转移

(一)对个人自由的追求

电影的魅力在于,导演能用独特的视角和语言最大限度的把作品的价值呈现出来。北野武通过运动镜头、光线的运用、空间构图和对场景的选择等,真实的表达了青春成长的经验,赋予了作品艺术生命力。

童年是成长的关键期,处于成长中的孩子最为强烈地渴望着自由、长大和成熟,“由于成人感的产生而谋求获得独立,即从他们的父母及其他成人那里获得独立。”影片用正男的沉默衬托菊次郎自由放纵的性格,比如在菊次郎输掉彩票向正男索取钱财时,正男并没有拒绝,在公路上菊次郎让正男去博取路人的求救,在正男只是沉默地去做,它总是低着头不说一句话,对于一个童年期的孩子,它是那么需要被关爱呵护,像其他的小朋友一样,有个正常的假期和父母的陪伴。

人的心智成长经历三个阶段,依赖阶段、独立阶段、互赖阶段。首先,在依赖阶段,菊次郎是大人里的“孩子”,在妻子的控制下,菊次郎是长不大的老顽童,没有主见爱挑事。其次,在独立阶段,纵然菊次郎一次次在正男的面前出尽洋相,总自以为是,尤其是菊次郎假装会游泳最后呛水,和在游泳池钓鱼,看到这段观众纵然哭笑不得,同时也含有对他的同情,这是一个人物对于本能情感最无知渴望的表达,菊次郎在和正男的接触中,菊次郎感受到正男的陪伴与信任,正男需要被保护,从而菊次郎感受到被信任的满足感。最后的互赖阶段,在影片中正男寻母失败,菊次郎用“天使之铃”安慰正男,并用善意的谎言去打动正男,这种信物是一种亲密无间的证明方式,正男也更加的依赖和信任菊次郎,对他敞开了心扉,欣赏到他的有趣,在影片的最后,正男亲切的询问菊次郎的名字,两个人成为好朋友。因此主人公对于个人自由的追求,为小男孩正男的童年不留遗憾和悲伤,在正男的身上填补自己的遗憾。

(二)寻母——寻找归属

寻母是影片的主线,归根结底是影片主题的探讨,寻母实质上是在寻找一种归属感,从而发掘人性的最深处,切入成长的记忆,走出童年的创伤,菊次郎和正男在最后放下心结,彼此有所成长,有所改变,开始了全新有意义的生活。

北野武采用的拍摄手法实在精湛,影片中人物多采用全景和中景镜头,展现人物的内心,突出主体,将观众带入情绪,体会主人公的境遇。广阔无边的公路,沿途富有诗情画意的风景,流浪的路途充满了温情。影片中极少的特写镜头,对于影片中印象深刻每当正男被骂被欺负,采用拉镜头的方式展现人

物的突出特点。

影片中的每个人物都散发着独特的个人魅力,一条条连接的故事线让我们匪夷所思,正是通过小人物的视角探析社会面貌。社会权威的缺失,少年的成长首先需要社会为他们提供一个教育者和训导者,确立他们成长中不可或缺的“权威”,这个“权威”其实代表了成年人所承载的社会意志,对成长中的少年来说,他应该是少年成长中的指导者。而权威确立包含的一部分魅力来源则是少年对长大成人的渴望。如此,这个“权威”才能对他们的成长起到规范和正面塑形的引导作用,使他们步入成年人的社会秩序。在影片所描述的人物成长,首先遭遇了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,具体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,对这批正在成长的少年而言,意味着他们所处的是一个缺乏权威的成长环境。

(三)旅途搭建父子友谊

在人性的发现阶段,影片中正男母亲拉住另一个男人的手,正男失落的低下头没有说一句话,顽固不化的菊次郎突然长大,他带正男来到海边,送给他“天使之铃”,菊次郎向正男解释“天使之铃”的寓意,此时的菊次郎是可爱可敬的,与影片开头菊次郎和一群不良青年厮混相对比,无论是从行动上还是言谈举止上,意识到主人公随着故事发展顺序个体心智的改变,这也是父子友谊搭建的桥梁,菊次郎并为正男一步步的做出妥协和改变,令菊次郎的心智成熟正是这一阶段,深化成长主题。

在人性的回归阶段,菊次郎和正男在路上再次遇到流浪青年诗人,光头和肥佬。菊次郎在田地里玉米偶遇了流浪诗人,他把正男的故事告诉流浪诗人,此时观众仍然沉浸对人物形象的怀疑上,流浪诗人提议大家一起露营几天。原本觉得路途是坎坷的,包括最开始菊次郎带正男去的路途上,穷乡僻壤的山间搭个顺风车是非常困难的。流浪诗人和正男做游戏,给他讲故事,带给他满满的正能量。在露营的期间,肥佬和光头再次出现,可爱逗趣扮演“八爪鱼”游戏,正男开心的笑出来,菊次郎做到了,体会到了他的最光荣的使命。影片到这里我们喜欢上这群陌生人的借宿,陌生人之间的紧密融洽的情感,这在本质上对于影片的主题表达上赋有冲击力,为影片的主题表达增添浓浓的温情色彩,对于成长主题做出总结,菊次郎帮助正男走出童年的阴影,自己也成长起来,学会保护他认为,与影片开头桀骜不驯、傲慢无礼的形象做对比,人物形象更鲜明,同时响应成长主题。

在影片的最后正男询问菊次郎的姓名,尽管一路正男都不知道这位怪叔叔的称呼,但是一直依赖他。两个人在路途中都释怀了心结,拥有对成长的期待。路途搭建的父子友谊响应了主题,最根本的解释了成长主题的内涵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吴保昊.《菊次郎的夏天》和十五岁的少年[J].快乐作文,2022(20):45.
- [2]徐哲敏.电影《菊次郎的夏天》中笑的艺术[J].今古文,2021(15):88-89.DOI:10.20024/j.cnki.cn42-1911/i.2021.15.041.
- [3]伏学燕.《菊次郎的夏天》:家园叙事视域中的精神空间向度之探[J].电影评介,2021(01):84-86.DOI:10.16583/j.cnki.52-1014/j.2021.01.021.
- [4]何源堃.儿童视域的社会审视和人性慰藉——重读《菊次郎的夏天》[J].大众文艺,2017(19):176-177.
- [5]郭芳.《菊次郎的夏天》——老男孩的成长历程[J].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,2016,16(04):73-76.
- [6]王钦.电影《菊次郎的夏天》中的感恩与供养[J].电影文学,2015(14):154-156.